

深度
報道中秋節
快樂

人間造化多陰缺 長願萬家如滿月

港紅會尋人服務三萬宗：有人膝下重歡 有人含淚相拒 有人求而不得



▲香港紅十字會尋人服務助理經理譚佩詩(左)和服務幹事林旭琪
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記者程思思 攝

對林旭琪和譚佩詩而言，幫助尋親者找尋失散多年的親人，就像將平行時空永不相交的人生重新交匯在一起，紅十字會便是這兩條線的十字交匯點。但造化對每一宗個案並非公平，有人破鏡重圓，有人選擇放棄，有人尋而不得……這一次，率先走上交匯點的阿霞是幸運的。

二十五年離索終相見

「相見這條路，阿霞幾乎耗盡半生。」香港紅十字會服務幹事林旭琪接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採訪時說：「阿霞原與丈夫在內地生活，離婚後，前夫瞞着她把一雙兒女帶走，並切斷了所有的聯繫。」2022年4月，香港紅十字會接到阿霞的求助立即進行受理。林旭琪介紹道：按照香港紅十字會的受理標準，尋親者必須提供被尋者的基本資料，比如姓名、年齡、最後聯絡地址及失散原因等。其次，尋親者與被尋者必須為直系親屬，包括親生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以及合法配偶。並且尋親者與被尋者至少一方須在香港居住，為香港合法居民。「我們與政府部門、電信公司、銀行等香港本地幾十間協作機構建立了合作，配合開展尋人服務工作。我們會準備兩封信，其中一封為被尋人資料，會被發給合作機構；第二封信將會被合作機構轉寄給疑似人士，內容為介紹尋人服務、尋親者的信息以及詢問聯絡意願。」

兩個月後，林旭琪便接到了反饋信息，阿霞的女兒同意和母親見面。兩人相認後，女兒還通知了哥哥母親的信息，三個人一同去拜訪了外婆。當收到家庭合照時，香港紅十字會尋人服務助理經理譚佩詩十分感動，「我們覺得這個過程很完美、很圓滿。他們還會定時傳訊息問候我們，真的很暖心。其實有很多這樣的個案，包括去了國外的，每年回香港都會特

意來看我和Yuki（林旭琪），就像老朋友一樣。」

修補半世裂痕亦艱辛

失散的親人能夠再度相見固然令人欣喜，但日後的生活並非一帆風順。「很多尋親成功的個案，起初也許相處和睦。但後來，生活理念的不同、性格的迥異、常年親情缺失滋生報復性的控制慾等問題也會逐漸顯現。」譚佩詩接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採訪時解釋說，久別重聚的生活無異於將兩個陌生人突然綁定，這需要磨合，「有尋親者告訴我們，媽媽又管這、又管那。『為什麼你認回我了卻不聽我話？』『為什麼你要選這個女朋友？』有時聽他們講述前期相處得並不好：『我好不容易認回媽媽，反而更辛苦了。』」

「我們見證他們重聚、中間發生矛盾、跨過困難、重歸於好。」林旭琪表示，重聚並不意味着個案結束，而是仍有後續跟

「我是你的媽媽，我就一定會找到你。」這一刻，泣不成聲的母親將尋親二十五年的艱辛與酸楚，都化作洪流隨淚傾瀉。

女兒柔聲細語地回應着，雙手輕輕攬住母親阿霞（化名）的手臂，將頭依偎在媽媽的肩膀上。

林旭琪和譚佩詩紅着雙眼，用相機記錄下這一幕。只有她們知道，這位名為阿霞的母親，為尋找被前夫帶走的一雙兒女，如何耗盡半生再續親情。

林旭琪和譚佩詩是香港紅十字會「尋人服務」職員。在兩人分別26年與15年的尋人生涯中，即便看慣了悲歡離合，依然不免為面前的場景所感動。（應紅十字會要求，受訪個案均為化名）

●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記者 林彤、蘇征兵

進。職員會間隔幾周電話採訪，了解他們相處的情況。「有位女士和女兒溝通有問題，特意過來問我們的建議。」林旭琪說，尋親者把她們當成可以傾訴的老朋友。「譚姑娘、林姑娘，我有件事想問問你們的意見，可以嗎？」我們鼓勵她在表達內心時做出轉變，媽媽也勇敢嘗試改變自己。後來聽她說和女兒相處得很開心。」

相拒信藏百般無奈

尋親路上，林旭琪和譚佩詩見過像阿霞和子女那樣久別重逢的喜極而泣，也遇到過被尋者的無奈放棄，十年前的一個個案使兩人至今意難平。

林旭琪強調，若被尋者收到信件且有意願與尋親者聯絡，需要勾選選項，並提供姓名、電話、地址，填寫回執寄回紅十字會。有一日，譚佩詩上班時收到了一封特殊的回執，所有的選項欄都是空白，只有一句話重重地落在最末尾——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」。

譚佩詩表示，短短八個字，卻令人心情沉重。那是「我知道你在我找，但是我不願再信任你，走向你。寧願永不相見，都不願再回首。」人與人之間，有些過錯，能重新被修復，冰釋前嫌。有些傷疤帶來的疼痛，卻令人無法忘卻。「收到的時候我就懂了，他可能有很多苦衷說不出來，甚至連一通電話都沒有打給我們，也沒留下任何的聯絡方式。我能理解，但也覺得很無奈。」譚佩詩說。

香港紅十字

會尋人服務開設於1951

年，初衷透過大眾傳媒、政府部門、公營及私營機構，以及國際紅十字及紅新月運動的尋人網絡，為有需要人士尋找因天災或戰禍而失去聯絡的親屬。譚佩詩接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採訪時表示，香港紅十字會尋人服務團隊共有2名職員及19名義工。平日工作一般以職員為主，但每名義工都會拿出每周半日時間協助處理尋人服務工作。「截至2026年6月30日，我們共累積求助個案總數33,075宗，其中約有35%被成功尋回。」譚佩詩向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說，「雖然試了未必一定成功，但是不去嘗試的話就是全無希望。」

淺淺筆跡聽見默默守候

「最早的時候，像1970年代越南船民時期，我們用卡片記錄與親人失散、前來尋親的個案檔案。」林旭琪一邊說，一邊放輕腳步，帶領記者走入辦公區。在緊靠牆壁的位置，擺放着多個約六呎高的儲物櫃。她雙手用力拉開鐵櫃門，緊密排放的尋人資料映入眼簾。兩個儲物櫃之間的距離十分狹窄，林旭琪側身小步向前挪動。她縮起手臂，將鐵製的抽屜緩緩地拉開一半，裏面是一沓沓疊放整齊、被橡皮筋細心捆紮好的小卡片。卡片若八達通卡大小，每張都用黑筆工整地寫着姓名、時間和地址等信息。透過縫隙，只見大量其他卡片也整齊地鋪滿整個抽屜。

「以往職員手寫記錄檔案，有電腦後，資料都被轉移到了數據庫，但卡片式的記錄仍被完整保存。」譚佩詩說，在2000年，團隊引進了新系統，記錄查詢人與被尋者的資料。2019年又更換了更加全面的系統，平時電話或其他類型的查詢都能被完好地記錄下來。「所以我們現在工作更方便了，找資料也更容易、更快了。記錄方式更高效，也更環保了。」

挫敗情緒不可帶入工作

香港紅十字會尋人服務每日跟進大量求助，並非都有圓滿結局。有的努力很久卻毫無所獲，亦有的在尋親者離世後才尋獲親人，不免令人沮喪。但對於職員而言，這些負面情緒完全不能夠帶入到工作中。

譚佩詩對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說，遇有尋親者離世後聯絡到被尋者，紅十字會依然會告知其他家人。「如果因離世就中斷個案，這對於其他還在世且仍苦苦等待的家人來說是很遺憾的事情。」譚佩詩說，無奈在所難免。但轉念回想，尋親者已邁出嘗試的第一步，即便有些許惋惜，也不會空留悔恨。

既是助人亦是自渡

「我們都能體會，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是重大的打擊和創傷。不僅有傷心和痛心，亦有很多情緒在其中。」林旭琪對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解釋，與親人失散後，精神狀態脆

弱，並非所有尋親者都能自然地表達，只用寥寥幾句話說清失散原因。所以與他們溝通最少也要一兩個小時，甚至整個下午。

對於工作中是否會受到個案的情緒影響，林旭琪說，以人道理由接辦的個案困難度更高，尋親者與被尋者的情緒也相對更複雜。「我們對身邊人的情緒有更強的感知力。如果看到同事不開心的，或是發現尋親者情緒不對，會轉向先安撫對方，等狀態平穩後再進行後續工作。」

「有時覺得，這份工作充滿人性的溫情。」譚佩詩說，有人認為尋人工作是在幫助別人，其實對於工作人員而言，每天面對檔案和查詢、和委託人一起走尋親路，也是在用他人經歷照鑒自己，「會帶給自己一些思考和衝擊，其中最寶貴的是人生反思。」林旭琪也說，一些個案半生離散，也許只因一些現在看起來頗為雞毛蒜皮的「小事」。回歸生活後，職員和義工們會感悟，「和親情離散相比，平日裏遇到的事情都不算什麼。那麼我們又有什麼理由與人爭執和太過內耗呢？」

「在嘗試尋親的過程中，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收穫。我覺得這就是這份工作可貴的地方，對吧？」林旭琪說。

臨終一面 言寡情深

面形同枯槁的老者，雙眼已然泛紅——父親已非存在自己記憶中五年前的模樣。

父親與妻子分開時，兒子只有十多歲。也許正如林旭琪所說，上一輩的愛向來內斂克制，將話語深埋心底，這對父子便這樣漸行漸遠。今年1月，紅十字會尋人服務團隊接獲求助時，父親已經七十歲且罹患腦癌。「我們特事特辦、加急處理。不到一個月便成功地找到了兒子。」林旭琪說，這是天意在幫忙，能夠讓尋親者在世時與失散的家人重聚，而不需抱憾離世。撥通兒子的號碼，林旭琪和譚佩詩介紹來意時依然心懷忐忑。電話那頭沉默良久，最後只傳來一句小聲的回應：「爸爸現在這個情況，我一定會見他的。」

院舍房間內靜得能聽見呼吸聲，兒子在父親的病床前，弓着肩膀沉默。終於下定決心一般找了

找自己的衣角，起身為父親掖了下被角，然後靠近父親的耳邊說：「我下次再來看你。」

僵躺在床上的父親可能想要擁抱兒子，但卻什麼動作也做不了。

「看到見面的畫面，其實心裏十分酸楚，但又覺得還好幫助他們實現了重聚。」27歲的兒子性格內向，不善表達。半小時裏，連健談的林旭琪和譚佩詩也未能走進他的內心世界，林旭琪一邊回憶，一邊有些許哽咽，「能見到面，至少大家都得到了安慰。我們也很開心，因為不是每個尋親者都能成功與親人圓滿重聚。我很欣賞他，願意踏出這一步去面對。」

初與父親失去聯絡，兒子表示自己無意與家人有太多往來。「那是五年前他的想法。我相信再過幾年時間，也許會不一樣。」譚佩詩說。

特稿

院舍房間裏暖黃的燈光，如往常一樣平凡而普通。兩雙眼睛默默地對望。

父親身患腦癌，身體僵在床上。姑姑走到父親的身旁，靠近耳邊輕聲說：「哥哥，阿仔找到了，來看你了。」

父親渾濁而呆滯的瞳孔驟然收縮，微微地點了點頭，打量着一邊僵而立、面容卻依稀熟悉的年輕人。他努力地翕動着乾癆的嘴，吐不出任何字。

靜靜相伴訴說無言的愛

兒子對父親的健康情況已有心理準備，但看到